尚書故實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尚書故實
作者：李綽　唐

唐李綽撰。綽仕履未詳。考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，趙郡李氏，南祖之後，有名綽字肩孟者，為吏部侍郎紓之曾孫，書中自稱趙郡人，或即其人歟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凡兩載之，一見史部傳記類，一見子部小說類，而註其下雲，綽一作緯，實一作事。今按曾慥《類說》所引，亦明標李綽之名，則作緯者誤矣。自序稱賓護尚書張公，三相盛門，博物多聞。綽避難圃田，每容侍話，凡聆徵引，必異尋常，遂纂集尤異作此書。蓋皆據張尚書之所述也。惟張尚書不著其名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沿《崇文總目》之訛，以張尚書為即延賞，晁公武、陳振孫已斥其誤。然書中稱嘉貞為四世祖，又稱嘉祐為高伯祖，則所謂張尚書者，當在彥遠、天保、彥修、曼容諸兄弟中。其文規、次宗乃宏靖子，於嘉貞為曾孫，不可稱高祖，振孫乃皆以其不登八座為疑，亦非也。觀其言賓護移知廣陵，又言公除潞州旌節，則必嘗為揚州刺史、昭義節度使者。當以史於天保諸人下略其官位，遂致無可考耳。其書雜記近事，亦兼考舊聞。如司馬承順、王谷、盧元公、尉遲回、韋卿材、謝真人、淪落衣冠章仇兼瓊、郭承嘏諸條，雖頗涉語怪，然如蘭亭敘入昭陵，顧長康畫清夜遊西園圖，謝赫、李嗣真評畫，百衲琴，戴顒刻佛像，碧落碑，貍骨帖，寶章集，靈芝殿，佛教屬鬼宿，冒黎生改金根車，謝安無字碑，鄭三絕，顧況工畫諸軼事，皆出此書。而墓碑有圓空，德政碑不當有圓空一條，揚子華畫牡丹花，已見北齊一條。晉書寒具一條，省試鶯出谷詩一條，杜牧未為比部一條，王右軍書千字文一條。尤頗有考證。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引據最為博洽，而牡丹引揚子華事，天廚引西園圖事，又引其東方朔一條證《山海經》事，皆據為山典，在唐人小說中亦因話錄之亞也。惟張宏靖《蕭齋記》本為李約作，原記尚存，而雲蕭齋在張氏東都舊第；李商隱僅兩任校書郎，一任太學博士，本傳可考，而雲臺儀自大夫以下至監察，通謂之五院御史，唐國歷五院者，惟李商隱、張延賞、溫造三人，皆為失實。要之瑕不掩瑜，固不以一二小節廢矣。

賓護尚書河東張公，三相盛門，四朝雅望。博物自同於壯武，多聞遠邁於冕臣。縛避難圃田，寓居佛廟，秩有同於錐印，跡更甚於酒傭。叨遂迎塵，每容侍話。凡聆徵引，必

異尋常。足廣後生，可貽好事。遂纂集尤異者，兼雜以詼諧十數節，作《尚書故實》云耳。

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，後乃刪去。嘗有碑版，鑿處具在。太武是陵廟中玉冊定口，神堯乃母后追尊。顏公曾抗疏極論，為袁傪所沮罷寢。

太宗酷好法書，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，率以一丈二尺為一軸。寶惜者獨《蘭亭》為最，置於座側，朝夕觀覽。嘗一日，附耳語高宗曰：「吾千秋萬歲後，與吾《蘭亭》將去也。」及奉諱之日，用玉匣貯之，藏於昭陵。

天冊府弧矢尺度，蓋倍於常者。太宗北逐劉黑闥，為突厥所窘，遂親發箭射退賊騎。突厥中得此箭傳觀，皆嘆伏神異。後餘弓一張，箭五隻，藏在武庫。歷代一作「朝」，郊丘重禮，必陳於儀衛之前，以耀武德。惜哉，今與法物同為煨燼矣。然此即劉氏斬蛇劍之比也，豈不有所歸乎？

司馬天師名承禎，字紫微，形狀類陶隱居。玄宗謂人曰：「承禎，弘景後身也。」天降車，上有字曰「賜司馬承禎」。屍解去日，白鶴一作「雲」滿庭，異香郁烈。承禎號白雲先生，故人謂車為白雲車。至文宗朝，竝張騫海槎同取入內。

有李幼奇者，開元中以藝干柳芳。嘗對芳念百韻詩，芳已暗記，便題之於壁，不差一字。謂幼奇曰：「此吾之詩也。」幼奇大驚異之，有不平色。久之，徐曰：「聊相戲，此君所念詩也。」

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，皆一遍便能寫錄。

又說漢武帝時，嘗有外域獻獨足鶴，人皆不知，以為怪異。

東方朔奏曰：「此《山海經》所謂畢方鳥也。」驗之果是。因敕廷臣皆習《山海經》。《山海經》，伯翳著，劉向編次作序。伯翳亦曰伯益，《書》曰：「益典朕虞。」蓋隨禹治水，撮山海之異，遂成書，郭弘農註解。

鄭廣文作《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》云：「自頂至頤，八十三尺，額珠以銀鑄成，虛中盛八石。」

構聖善寺佛殿僧惠範，以罪沒入其財，得一千三百萬貫。

元載破家，籍財貨諸物，得胡椒九百石。

盧元公好道，重方士，有王谷者得黃白術，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。竇護時在相國大梁幕中，皆目睹之。谷一日死於淮陰，竇護見范陽公敘言，公曰：「王十五兄不死。」後果有人於湘潭間見之，已變姓名矣。竇護既徙知廣陵，常亦話於崔魏公。公因說他日有王修能變竹葉為黃金，某所目擊也。

進士盧融嘗說，盧元公鎮南海日，疽發於鬢，氣息懾然。有一少年道士，直來床前謂相國曰：「本師知尚書病瘡，遣某將少膏藥來，可便傅之。」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，至暮而較數日平復。於倉皇之際，不知道士所來。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，並無出入處。方知其異也。盛膏小銀合子。韓氏收得，後猶在。融即相國親密，目驗其事，因附於此。

公自言四世祖河東公為中書令著緋，〈綽安邑宅中，曾有河東公任中書令著緋真。〉又說傅遊藝居相位著綠。

李師誨者，晝蕃馬李漸之孫也。為劉從諫潞州從事，知劉不軌，遂隱居黎城山。潞州平，朝廷嘉之，就除一縣宰。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。僧云：「於蜀路早行，見星墜於前，遂圍數尺掘之，得片石如斷磬。其一端有雕刻狻猊之首，亦如磬，有孔，穿絳處尚光滑。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？」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。

《清夜遊西園圖》，顧長康畫，有梁朝諸王跋尾處雲，圖上若干人，並食天廚。〈語出諸子書，檢尋未得。〉貞觀中，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。本張維素家收得，〈維素。從申之子。〉傳至相國張公，〈弘靖。〉元和中，準宣索並《鐘元常寫道德經》同進入內。〈時張公鎮并州，進圖表，李太尉衛公作也。〉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，復流傳人間。維素子周封，前涇州從事，在京。一日，有人將此圖求售，周封驚異之，遽以絹數匹贖得。經年忽聞款關甚急，問之，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，知《清夜圖》在宅，計閑居家貧，請以絹三百匹易之。周封憚其迫脅，遽以圖授使人。明日，果賫絹至。後方知詐偽。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，時王庶人涯判鹽鐵，酷好書畫，謂此人曰：「為余訪得此圖，然遂公所請。」因為計取耳。及十二家事起，復落在一粉鋪內。郭侍郎

承嘏。閽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。郭公又流傳至令狐家。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，相國具以圖對。復進入內。〈賓護親見相國說。〉

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，微紅而潤澤，抑異於常也。

又嘗見人臘長尺許，眉目手足悉具，或以為僬僥人也。

又說表弟盧某，一日碧空澄澈，仰見仙人乘鶴而過，別有數鶴飛在前後，適睹自一鶴背遷一鶴背，亦如人換馬之狀。

國朝李嗣真評事云：「顧畫屈居第一，然虎頭又伏衛協畫《北風圖》。」〈《北風圖》，《毛詩》義。〉

公平康裏宅，乃崔司業融舊第，有司業題壁處猶在。

蜀王嘗造千面琴，散在人間，蜀王即隋文之子楊秀也。

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，雜綴為之，謂之百納琴。用蝸殼為徽，其間三面尤絕異，通謂之「響泉韻磬」，弦一上，可十年不斷。

兵部李員外約，汧公之子也。識度清曠，迥分塵表。與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，並韋徵君況墻東遁世，不婚娶，不治生業。

李尤厚於張，每與張匡床靜言，達旦不寢，人莫得知。贈張詩曰：「我有心中事，不向韋二說。秋夜洛陽城，明月照張八。」〈諗即尚書公之群從。〉

佛像本胡夷，樸陋，人不生敬。今之藻繪雕刻，自戴顒始也。顒嘗刻一像，自隱帳中，聽人臧否，隨而改之。如是者積十年，厥功方就。

絳州《碧落碑》文，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妃所制，陳惟玉書。今不知者，妄有指說，非也。

荀輿能書，嘗寫《貍骨治勞方》，右軍臨之，至今謂之《貍骨帖》。

古碑皆有圓空，〈音孔。〉蓋碑者，悲本也。墟墓間物，每一墓有四焉。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，乃古懸窆之禮。《禮》曰：「公室視豐碑，三家視桓楹。」人因就紀其德，由是遂有碑表。數十年前，有樹德政碑，亦設圓空，不知根本，甚失。後有悟之者，遂改焉。

公自述高伯祖嘉祐，開元中為相州都督，廨宇有災異，郡守物故者連累。政將軍〈嘉祐終金吾將軍。〉至，則於正寢整衣冠通夕而坐。夜分，忽肅屏間聞嘆息聲。俄有人自西廡而出，衣巾藍縷，形器憔悴，歷階而上，直至於前。將軍因厲聲問曰：「是何神祇，來至於此！」答曰：「余後周將尉遲回也。死於此地，遺骸尚存，願托有心，得畢葬祭。前牧守者，皆膽薄氣劣，驚悸而終，非余所害。」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：「此余之女也，同瘞廡下。」明日，將軍召吏發掘，果得二骸。備衣衾棺器，禮而葬之。

越二夕，復出感謝，因曰：「余無他能報效，願裨公政節宣，水旱唯所命焉。」將軍遂以事上聞，請置廟，歲時血食。上特降書詔褒異，勒碑敘述，今相州碑廟見在。

中書令河東公，開元中居相位，有張憬藏者，能言休咎。一日忽詣公，以一幅紙大書「臺」字授公。公曰：「余見居臺司，此何意也？」後數日，貶官臺州刺史。

河東公鎮并州，上問：「有何事，第言之。」奏曰：「臣有弟嘉祐，遠牧方州，手足支離，常系念慮。」上因口敕張嘉祐可忻州刺史，河東屬郡。上意不疑，張亦不讓，豈非至公無隱，出於常限者乎？

王平南虞，右軍之叔也。善書畫，嘗謂右軍：「吾諸事不足法，惟書畫可法。」晉明帝師其畫，王右軍學其書焉。

宣平太傅相國盧公，應舉時，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。嘗遊芍陂，〈芍字今呼為鵲革下，芍藥之芍。按《魏志》是芍，音著多。〉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，已傷器刃矣。云：「陂中得之。」盧公後從事浙西，因使淮服，話於太尉衛公。公令搜訪芍陂，則無有矣。又遍尋於江渚間，亦終不能得。乃知向者一朵，蓋神異耳。

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，詢之，乃二刺猬對打令，既合節奏，有中章程。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，亦云曾見。

京城佛寺，率非真僧。曲檻回廊，戶牖重復。有一僧室，當門有櫃，扃鎖甚牢。竊知者云：「自櫃而入，則別有幽房邃閣，詰曲深嚴，囊橐奸回，何所不有。」

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，以久旱祈禱無應，有處士不記名姓，眾雲豢龍者。公請致雨，處士曰：「江漢間無龍，獨一湫泊中有之，黑龍也。強驅逐，必慮為災難制。」公固命之，果有大雨，漢水泛漲，漂溺萬戶。處士懼罪，亦亡去。十年前，有人他處見猶在。

《汲冢書》，蓋魏安釐王冢，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。竹簡漆書科斗文字，雜寫經史，與今本校驗，多有異同。〈耕人姓不，「不」字，呼作彪；其名曰準。出《春秋後序》，《文選》中註出。〉

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〈不記名〉。書求櫻桃來禽，日給藤子。〈來禽，言味甘來眾禽也。俗作林檎。〉又云胡桃種已成矣。又問司馬相如、楊子雲有後否，蜀城門是司馬錯所制存乎。

盧元公鈞奉道，暇日與賓友話言，必及神仙之事。雲某有表弟韋卿材，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，赴任出京日，親朋相送，離灞浐，時已曛暮矣。行一二十里外，覺道路漸異，非常日經過處。既而望中有燈燭熒煌之狀，林木蔥蓓，似非人間。頃之，有謁於馬前者，如州縣候吏。問韋曰：「自何至此？此非俗世。」俄頃，復有一人至前，謂謁者曰：「既至矣，則須速報上公。」韋問曰：「上公何品秩也？」吏亦不對，卻走而去。逡巡遞聲連呼曰：「上公屈韋下馬。」趍走入門，則峻宇雕墻，重廊復閣，侍衛嚴肅，擬於王侯。見一人年僅四十，戴平上幘，衣素服，遙謂韋曰：「上階。」韋拜而上。命坐慰勞，久之，亦無肴酒湯果之設。徐謂韋曰：「某因世亂，百家相糾，竄避於此。推某為長，強謂之上公。爾來數百年，無教令約束，但任之自然而已。公得至此，塵俗之幸也。不可久留，當宜速去。」命取綃十匹贈之。韋出門上馬，卻尋舊路，回望亦無所見矣。半夜朧月，信馬而行，至明則已在官路。逆旅暫歇，詢之於人，且無能知者。取綃視之，光白可鑒。韋遂驟卻入關詣相國，具述其事。因以斧斧分遺親愛，相國得綃，亦裁制自服。韋云：「約其處，乃在驪山藍田之間。蓋地仙也。」

顧況字逋翁，文詞之暇，兼攻小筆。嘗求知新亭監，人或詰之，謂曰：「余要寫貌海中山耳。」仍辟善畫者王默為副知也。

世言牡丹花近有，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。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。子華，北齊人，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。

又說顧況誌尚疏逸，近於方外，有時宰曾招致，將以好官命之。況以詩答曰：「四海如今已太平，相公何用喚狂生。此身還似籠中鶴，東望滄洲叫一聲。」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。

有黃金生者，擢進士第，人問：「與頗同房否？」對曰：「別洞。」〈黃本溪洞豪姓，生故以此對。人雖咍之，亦賞其真實也。〉

王僧虔，右軍之孫也。齊高帝嘗問曰：「卿書與我書孰優？」對曰：「臣書人臣第一，陛下書帝王第一。」帝不悅，後嘗以橛筆書，恐為帝所忌故也。

陸暢字達夫，常為韋南康作《蜀道易》，首句曰：「蜀道易，易於履平地。」南康大喜，贈羅八百匹。南康薨，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，復閱先所進兵器，刻「定秦」二字，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。暢上疏理之，云：「臣在蜀日，見造所進兵器。定秦者，匠之名也。」由是得釋。《蜀道難》，李白罪嚴武也。暢感韋之遇，遂反其詞焉。

聖善寺銀佛，天寶亂，為賊截將一耳。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鋌添補，然不及舊者。會昌拆寺，命中貴人毀像，收銀送內庫中。人以白公所添鑄，比舊耳少銀數十兩，遂詣白公索余銀。恐涉隱沒故也。

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，分遣御史，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。有蘇監察者，不記名。巡覆兩街諸寺，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，謂之蘇杠〈烏講反。〉佛。或問溫庭筠：「將何對好。」遽曰：「無以過密陀僧也。」

口州謝真人上升前，玉帝錫以鞍馬為信，意者使其安心也。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，後問念珠在否，雲已在紫皇之前矣。一日，真人於紫極宮置齋，金母下降，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。至白晝輕舉，萬目睹焉。

《魏受禪碑》，王朗文，梁鵠書，鐘繇鐫字，謂之三絕。鐫字皆須妙於篆籀，故繇方得鐫刻。

張懷瓘《書斷》曰：「篆、籀、八分、隸書、草書、章草、飛白、行書，通謂之八體。而右軍皆在神品。右軍嘗醉書數字，點畫類龍爪，後遂有龍爪書，如科鬥、玉筋、偃波之類。諸家共五十二般。」

公雲舒州灊山下有九井，其實九眼泉也。旱即煞一犬投其中，大雨必降，犬亦流出。

又南中久旱，即以長繩系虎頭骨投有龍處。入水，即數人牽制不定。俄頃雲起潭中，雨亦隨降。龍虎敵也，雖枯骨猶激動如此。

五星惡浮屠像，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，或謂之禳災者，真不知也。

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，瑯琊王也。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，問方慶曰：「卿家舊法書存乎？」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、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，備書一卷進上。後命崔融作序，謂為《寶章集》，亦曰《王氏世寶》也。

今延英殿，靈芝殿也。謂之小延英。苗韓公居相位，以足疾步驟微蹇，上每於此待之。宰相對於小延英，自此始也。

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，通謂之五院御史。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，為李商隱、張魏公延賞、溫僕射造也。

裴嶽者，久應舉，與長興於左揆友善。曾有一古鏡子，乃神物也。於相布素時得一照，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。他皆類此。賓護與嶽微親，面詰之，云：「不虛。」旋亦墜失。

陳朝謝赫善畫，嘗閱秘閣，嘆伏曹不興所畫龍首，以為若見真龍。

陶貞白所著《太清經》，一名《劍經》，凡學道術者，皆須有好劍鏡隨身。又說干將、莫耶劍，皆以銅鑄，非鐵也。〈按隱居《古今刀劍錄》云：自古好刀劍，多投伊水中，以禳膚人之妖。蓋伊水中有怪異似人，胅脛已下至腳，有首鼻口耳手足，常損害人矣。〉

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。次仲有道，詔徵聘於車中，化為大鳥飛去，墜三翮於地。今有大翮山在常山郡界。

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。商胡病，固邀相見，以二女托之，皆絕色也，又遺一珠，約悉唯唯。及商胡死，財寶約數萬，悉籍其數送官，而以二女求配。始殮商胡時，約自以夜光含之，人莫知也。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，約請官司發掘驗之，夜光果在，其密行皆此類也。

公雲，牧弘農日，捕獲伐墓盜十餘。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。公因屏吏獨問，對曰：「某以他事贖死。盧氏縣南山堯女冢，近亦曾為人開發，獲一大珠並玉碗，人亦不能計其直，余寶器極多，世莫之識也。」公因遣吏按驗，即冢果有開處，旋獲其盜，考訊與前通無異。及牽引其徒，稱皆在商州冶務中。時商牧名卿也，州移牒，公致書皆怒而不遣。竊知者云：「珠玉之器，皆入京師貴人家矣。」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，過盧氏，復問邑中，具如所說，然史傳及地裏書並不載此冢。且堯女，舜妃也，皆死於湘嶺。今所謂者，豈傳說之誤歟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，不宜有厚葬之事，即此冢果何人哉？

飛白書始於蔡邕，在鴻門見匠人施堊箒，遂創意焉。梁蕭子雲能之。武帝謂曰：「蔡邕飛而不白，羲之自而不飛，飛白之間，在斟酌耳。」嘗大書「蕭」字，後人匣而寶之。傳至張氏，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，前後序引，皆名公之詞也。

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，請小秋又不遂。嘗夢人謂曰：「辭春不及秋，昆腳與皆頭。」後果得比部員外。〈又杜公自述，不曾歷小比，此必傳之誤。〉

楊祭酒敬之愛才，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，贈詩曰：「處處見詩詩總好，及觀標格過於詩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處相逢說項斯。」因此名振。遂登高科也。

東都頃千創造防秋館，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。後洛中人家，往往有之。

王內史《借船帖》，書之尤工者也。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有年。公致書借之不得，云：「只可就看，未嘗借人也。」公除潞州，旗節在途，才數程，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書，閱之，乃《借船帖》也。公驚異問之，云：「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。」公嘆異移時，不問其價還之。後不知落於何人。

京師書儈孫盈者，名甚著。盈父曰仲容，亦鑒書畫，精於品目。豪家所寶，多經其手，真偽無逃焉。王公《借船帖》是孫盈所蓄，人以厚價求之不果。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賑之，

曰：「錢滿百千方得。」盧公，韓太沖外孫也。故書畫之尤者，多閱而識焉。

嘗有一淪落衣冠，以先人執友方為邦伯，因遠投謁，冀有厚需。及謁見，即情極尋常，所賚至寡。歸無道路之費，愁怨動容，因閑步長衢，嘆咤不已。忽有一人，衣服垢弊，行過於前，回目之曰：「公有不平之氣，余願知之。」因具告情旨，答曰：「止於要厚恤，小事耳。今夜可宿某舍。」至暮往，即已遲望門外。遂延入，謂之曰：「余隱者也，見為縣獄卒，要在濟人之急。」既夜分，取一碗合於面前，俄頃揭看，見一班白紫綬者才長數寸。此人詬責之曰：「與人有分，不恤其孤可乎！」紫衣者遜謝，久之，復用碗覆於地，更揭之，則無有矣。明日平旦，聞傳聲覓某秀才甚急，往則紫衣斂板以待，情義頓濃，遂贈數百縑，亦不言其事，豈非仙術乎。經云：佛教上屬鬼宿，蓋神鬼之事，鬼暗則佛教衰矣。吳先生嘗稱有《靈鬼錄》，佛乃一靈鬼耳。

李抱真之鎮潞州也，軍資匱闕，計無所為。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，抱真因詣之，謂曰：「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，可乎？」僧曰：「無不可。」抱真曰：「但言請於鞠場焚身，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，候火作，即潛以相出。」僧喜從之，遂陳狀聲言。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，因為七日道場，晝夜香燈，梵唄雜作。

抱真亦引僧入地道，使之不疑。僧仍升座執爐，對眾說法。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，以俸入檀施，堆於其旁。由是士女駢填，舍財億計。滿七日，遂送柴積，灌油發焰，擊鐘念佛。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，俄頃之際，僧薪並灰。數日藉所得貨財，輦入軍資庫。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，造塔貯焉。

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，貯於琉璃器中，晝夜香燈，檀施之利，日無虛焉。有士子迫於寒餒，因請僧願得舍利，掌而觀瞻。僧遂出瓶授與，遽即吞之。僧惶駭如狂，復慮聞之於外。士子曰：「與吾幾錢，當服藥出之。」僧聞喜，遂贈二百緡，仍取萬病丸與吃。俄頃泄痢，以盆盎盛貯，濯而收之。

〈此一事，東都儲隱說。後即江表詩人路豹所為。豹非苟於利者，乃剛正之性，以懲無良。豹與張祜、崔涯三人，為文酒之侶也。〉

章仇兼瓊鎮蜀日，佛寺設大會，百戲在庭。有十歲童兒一作女童。舞於竿杪。忽有物狀如雕鶚，掠之而去。群眾大駭，因而罷樂。後數日，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，梯而取之，則神如癡，久之方語，云：「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，日飼果實飲饌之味，亦不

知其所自。」旬日方精神如初。

《晉書》中有飲食名「寒具」者，亦無註解處。後於《齊人要術》並《食經》中檢得，是今所謂　　餅。桓玄嘗盛具法書名畫，請客觀之。客有食寒具，不濯手而執書畫，因有涴，玄不懌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。

昌黎生者，名父子也。雖教有義方，而性頗暗劣。嘗為集賢校理，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，皆臆斷之，曰：「豈其誤歟，必金銀車。」悉改「根」字為「銀」字。至除拾遺，果為諫院不受。俄有以故人子憫之者，因辟為鹿門從事也。

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。蓋自《伐木》詩；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。出自幽谷，遷於喬木。」又曰：「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」並無「鶯」字。頃歲省試《早鶯求友》詩，又《鶯出谷》詩，別書固無證據，豈非誤歟？

東晉謝太傅墓碑，但樹貞石，初無文字。蓋重難制述之意也。

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蠻，與張魏公不葉，及西平功高居相位，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，慮西平不悅而罷。後上令韓晉公善說，然後並處中書。一日，因內宴禁中，出瑞錦一匹，令繫兩人一處，以示和解之意。

潞州啟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，並腰鼓馬槽並在。公為潞州從事，皆見之。

《千字文》，梁周興嗣編次，而有王右軍書者。人皆不曉。

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，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拓一千字不重者，每字片紙，雜碎無序。武帝召興嗣，謂曰：「卿有才思，為我韻之。」興嗣一夕編綴進上，鬢髮皆白，而賞賜甚厚。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，散與人間，江南諸寺，各留一本。永往住吳興永福寺，積年學書，禿筆頭十甕，每甕皆數石。人來覓書並請題頭者如市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，乃用鐵葉裹之，人謂為鐵門限。後取筆頭瘞之，號為「退筆冢」，自制銘誌。

孫季雍著《葬經》，又有著《葬略》者，言葬用吉禮，僧尼並不可令見之也。

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，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，遂借僧房居止，日取紅葉學書，歲久殆

遍。後自寫所制詩並畫，同為一卷封進。玄宗御筆書其尾曰「鄭虔三絕」。

郭侍郎〈承嘏〉。嘗寶惜書法一卷，每攜隨兵。初應舉，就雜文試，寫畢夜色猶早，以紙緘裹置於篋中，及納所寶書帖。卻歸鋪，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，則程試宛在篋中。匆遽驚嗟，計無所出。來往於棘圍門外，見一老吏，詢其事，具以實告。吏曰：「某能換之，然某家貧，居興道里，倘換得，願以錢三萬見酬。」公悅而許之。逡巡，賫程試往而易書帖出，授公，公愧謝而退。明日歸親仁裏，自以錢送諸興道。款關久之，吏有家人出，公以姓氏質之，對曰：「主父死三日，方貧，未辦周身之具。」

公驚嘆久之，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。遂以錢贈其家而去。余在京，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，親聞其事。今又得於張公，方審其異也云耳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